



## 三江月 / 行走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 美编周斌  
2025年6月1日 星期日

# 初夏毛湾行记

□陈金裕/文 陈龙灵/摄

## 一

我来象山毛湾村那日，恰是初夏晴朝。海风挟着咸腥味拂过山坳，炮台上的风车懒懒转着，倒像老渔人收拾晾网的木轴。风叶搅碎樟花香，那风掠过晒场的竹匾时，惊起几只衔泥的小燕子。这村落依偎在象山港臂弯里，青瓦参差，沿着山麓排开，远望似孩童随手抛撒的翡翠棋子。

村东的海湾舒展着，像一头慵懒初醒的猫。晨光给水面铺了匹鲛绡，波纹漾动时，银鳞簌簌地跃向礁石。老辈人说，那凸向海中的岬角唤作猫头嘴，早先便叫这地方猫湾。后来子孙嫌其不雅，才改作毛湾。我想，这大约便是海边人家的执拗，既要守着祖辈的印记，又偏要拗出三分体面。这执拗，竟隐隐透出崖山蹈海的刚烈。当年文天祥舟过乱礁洋，面对这“万象画图”、“千崖玉界”，可曾料到三年后，他将以浩然丹心直面北地的刀斧？如今红生礁的灯塔已换上太阳能板，那红光每十五秒扫过海面，仿佛仍在固执地打捞着什么，又或是，每夜仍举着那盏不灭的丹心，照向浪涛深处沉眠的魂灵。



## 二

下毛湾有块黄褐色巨石，苔痕斑驳如锈。裘家老汉蹲在石边吸着烟说：“那是康王上马石哩。”南宋建炎年间，赵构仓皇南渡，想必曾在此驻足。石缝里嵌着几粒碎瓷，许是当年随从打碎的龙泉窑盏。如今石上早不见蹄印，倒是晾着几串鲞鱼干，在日头下泛着珠光。鱼鳃处的盐花被海风吹散，细细地积在石面凹槽里，倒像是谁用银粉勾了幅山水小景。历史于海边人，不过是补帆时落的针脚，缝着缝着，就被浪头拆了线。

裘家是毛湾最早的住户。族谱记载其祖上乃闽南迁来的讨海人，在乱礁洋拾到一尊妈祖像，便在此落脚。如今裘家后人还在近海张网，只是鲞鱼的捕捞期一年短似一年。那日，裘老汉的儿子给老父亲点烟时，一缕青烟袅袅浮起，混着老人衣襟上那洗不净的咸腥与鱼露气息，在咸湿的空气里慢慢洇开。儿子低声说：“昨夜还有杭州客问，能不能现捞现煮姜丝鳃鱼粥。”这话语坠入海风里，不知是希望还是叹息。

毛湾的男人多是吃海上饭的，这点我记得真切。毛湾的船是驮着日头月亮赶路的。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港湾里就泊着成群的木帆船——百三十吨的“大元宝”、八十吨的“小元宝”、八十八吨的“华祥”。大船跑福建、温州、上海这条长线，小船就在宁波、宁海西店、沈家门等近海转悠。年关将近时，几百米长的船队首尾相衔，从基凹蛟一路排到太阳帽礁，桅杆梢头都挂着红灯笼。

天还蒙着蟹壳青，船工们早叼着飞马牌烟卷忙活了，装的是柴爿及三门蛇蟠、宁海道士岩赭红的板石，压得人直不起腰。海风把的确良衬衫灌得鼓鼓囊囊，倒像是凭空多出半张帆。这些石料和柴爿运到十六铺码头，转眼就成了上海人家的墙门脸面和炊烟。卸完货物，总要捎回些稀罕物事，上海货的香气是另一种潮水，蜂花皂用报纸裹三层，混着海腥味，在舱底闷出别样滋味。百雀羚的铁盒子揣在贴身口袋，焐得比刚起网的鲞鱼还温热。回程时船轻了，却载着毛湾妇人小半个月的念想，晃悠悠荡开一湾碎银似的月光。

村支书陈龙灵忽然起身，那双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手拍了拍裤腿，爽朗笑道：“来来，我教你个老法子，徒手搬这石板！”话音未落，他已利落地蹲在了檐下那块沉甸甸的青石板旁。只见他粗糙宽厚的手掌，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，轻轻覆上石面。骤然间，他的腰身如蓄满劲力的弓弦猛地一拧，手臂虬结的肌肉骤然绷紧，一股沉稳而沛然的力量自足下生发，贯通腰背，直达臂弯。奇迹般，那原本死沉的青石板，竟在他钢铁般的臂弯里不可思议地“活”了过来，一步一步往前挪动，仿佛不是冰冷的石头，而是长了腿的石板精灵。看似坚不可摧之物，在深谙其性的人手中，也能生出奇异的灵性。

## 三

隧道口的水泥墙覆满络石藤，小白花挤挤挨挨如星子。一九九三年凿通的毛湾隧道，不出六年便坍了半边。村民裘东方捐资重修，乡人便改称“东方隧道”。蕨草在混凝土裂缝里织出碧罗纱，倒像是要把这人工洞穴扮成自然生长模样。这让我想起文丞相诗里的“孤篷”，海上人最懂“寄”字的滋味，总要给飘摇的岁月寻个锚点。

老鼠山后背地多，毛湾人却在这片贫瘠地里刨出希望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毛湾番薯粉可是出了名的。番薯藤顺着梯田层层叠叠地生长，深秋时节的山上总飘着泥土的甜香，经霜的冬日将最后的番薯淬成晶莹。赶集人挑着箩筐翻山越岭，县城主妇们早候在巷口，她们都知道“毛湾番薯粉经煮，炖汤不糊锅”，于是那竹扁担刚落地便见了底。由此忽然懂得当年父辈的念叨：土地馈赠的从来不是产量，而是让万物在时光里沉淀出本真的耐性。那些需要双手摩挲，需要在寒风中晾晒，需要翻山越岭才能抵达的质朴产物，原是自然写给大地的情书，可惜我们都读得太匆忙。

转过山坳，便见八九架黑漆相机立在斑驳的礁石间。城里来的客人裹着藕荷色防晒衣，潮水漫过滩涂时，竹罾网眼筛碎了金箔似的日光。“现在搞赶海体验更赚钱。”上岸渔民陈尚忽然手指海天交界处：“瞧见老鼠山没？再往东就是猫头山。”顺着手指望去，积雨云正给岛礁描银边，确像只弓背戏鼠的狸奴。老辈人说这是“猫追老鼠”的景致，如今看倒像老鼠逗着猫戏耍。海上的风力发电机昼夜不停，叶轮转得比猫眼还活泛。

## 四

暮色降临时，我登上风车公路。铁塔的影子斜切过整座村庄，木香花的甜腻缠着咸风往鼻尖钻。六号风机的检修梯上拴着串风铃，大约是赶海客随手的馈赠。暖风掠过叶片，三十二支荧光风速计泛起孔雀绿，恍若人鱼遗落的鳞片。海湾里浮着几点渔火，那画面恍惚与百年前文天祥所见重叠。那些火苗在浪尖跳跃，时而没入波谷，时而攀上潮头，像在复述《乱礁洋》的诗句，声浪撞上下沉锚，荡出苍凉的回响。

离村时又经过隧道。夕照穿过藤蔓缝隙，在水泥地上洒下金币似的光斑，我立在隧道中段回望，那洞口化作个镶金边的画框，将村庄框成渐暗的卷轴。文丞相的孤帆、康王的马蹄、裘家的渔网，都成了卷轴上的飞白笔触。风机叶片仍在转动，把六百年的光阴绞成丝，纺进越织越薄的雾纱里。隧道口的野蔷薇倒是开得正好，胭脂色的花瓣追着晚风摇摆，像极了那些不肯褪色的故事，虽然花刺早被咸雾蚀得钝软，到底还擎着半寸锋芒，分不清哪笔是古韵哪画是今声。